即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刻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皆麗乎正其化成天下也宜哉此卦其變為坎卦其象離為火為日為戈兵為甲冑其占以貞順為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作離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如以舜之明繼堯之明以啓之明繼禹之明以武王之明繼文王

德日月合明之大人孰能之楊氏曰六五不矜其明
而續以六二之明是已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
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
燭幽枉慮長久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陽剛之資居離明之初火性炎上
陽性好動幾於躁進其履錯然紛雜雖未進而迹巳
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動而知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者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相感則有亨通之理故咸有

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以其正道之
得宜也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以
其正道之有成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
言還歸正道之形為愛敬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
只君子福履綏之正道之積而成福祿也内以治祖
廟之禮足以配神明之輿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
上下之敬正道不失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而後
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義感通之不以正

道豈能如是春秋之世正道不明宰咺歸賵而嫡妾
之分亂屨緰逆禮而親迎之禮廢姜氏如齊師則淫
奔之俗興季姬使鄫子則先采之道喪昭公娶孟子
則厚别之義亡後世漢劉聰后樊氏而亂華齊后主
妃馮氏而亡國唐高宗立昭儀而階禍皆失其正也
吉何有焉彖曰咸感也此釋卦名之義也丘行可曰
咸感者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爲咸
加心有心於感者亦不能咸感故感无心而爲咸惟

之正而吉也此言人道之感也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又推廣咸感之名義也楊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此卦其變為損卦其象兌少女艮少男以少男下少女咸感之象其占利貞則吉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體之而虛其中以受人夫人中虛則能受中實則不能受虛中無我中無私主故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使私邪內窒本心太虛之體一有以蔽之則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安在其能感通耶白雲曰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感不介而孚乃感通之真機故龍无心於感雲而雲自從虎无心於感風而風自從六唯靜虛以存心靜退以守身行乎仁義之塗游乎詩書之府上之感通无容心焉庶乎得感通之正道昔者廉頗被甲以示可用終不得趙王之名韓愈上書以求大用終不得唐相之援下之求上以有心感之其感也亦淺矣焉能必上之應哉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腨腸也足肚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為下體之要咸以人身取象六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陰柔不能固守不知順理守道以待上之求而如腓之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然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聖人又為之戒曰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妄動則吉也夫君子之動靜以出處言固不可主一而廢一以感應言則戒乎妄動而自失六二之咸其腓而凶者疾趨於功

君則為公孫弘之曲學阿世非為齊槵之剝削求媚則為王鍔之以賂求相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加也静而吉者非為伊尹之樂畎畆則為呂望之逸老渭濵非為四皓之肥遁商山則為葛亮之高卧南陽其終之所以感君者何所損也是非之别得失之分學者有不難辨矣程氏曰腓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

此學問之詭隨也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此黨與之詭隨也范增之從項羽曹洪之從魏王此禄仕之詭隨也詩曰無縱詭隨九三其盡念之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暬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龜山曰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

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
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歳成焉往者
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朱子曰日月往來是自然的往來憧憧往來
是加私意不好的往來憧憧只是一箇忙迫的心不

也是亦貴静之意也艮卦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其背即感其脢也背者止也止於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无欲則无我不獲其身无我也以有我之私而感物則所感者狹以无我之道而感物則天地萬物莫非我也何所感而不通合咸艮互參之得此爻之旨童溪曰上六處咸之末以口舌為容説之道所謂小人也九五以其近已舍二正應而比上六不可也故聖人曰志末也戒之白雲曰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

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盡感之
義者其惟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上六陰柔居説之極當以兑之口舌務為柔媚極感
之事此小人女子之常態曰輔曰頰曰舌三者俱舉
以言无所不用其媚也夫感人之道在誠不在言誓
衆發於武王之口則感之者同心發於齊桓之盟則
譏誚至大誥之書發於周公之口則感之者移風編

於王莽之筆則横逆滋何也武王周公之誠足以感
人也況其誠已孚於言語未發之先若夫伯者強世
之命盜臣文姦之辭人豈我孚哉上六之咸其輔頰
舌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巧言令色之化民誰信之昔王子朝奔
於蠻荆雖有文辭之詒諸語而曽不足以感諸侯魯昭
公之孫于野井雖有禮辭之備具而誠不足以感一
國言語之不足以動人也如此象曰滕口說也以柔

乎惟行乎萬事流乎萬化上下之无常剛柔之相易此聖賢之所以常也不然執膠固以為常可乎因亨无咎以觀貞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經因利貞而推攸往之所以利于以知常道之大權是恒之為道其可以定體求者謂之恒其不可以定體求者亦謂之恒自斯道之不明於天下也暴君以慘刻為恒汚吏以貪婪為恒伯者以功利為恒誇者以死權為恒烈士以徇名為恒嗚呼彼孰知恒之所以利貞者

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亦異乎常初六柔暗巽體乃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責望於故素務深入以為恒理知恒而不知變堅固守此凶之道也何所往而利夫恒之為道惟量時度勢者可以為恒不審時勢者不可以為恒君臣之交正應之常也然事君數則斯辱矣朋友交正應之恒也然朋友數則斯踈矣初與四正應之常也然四之應初也緩而初之求之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奔馳无常之所故取以為象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不中不正為動之主好變者也處非其位雖恒何益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徒用力而无功也夫天下之至善者恒也天下之至不善者亦恒也至誠之无息正道之不渝大節之不變久於其道而有成此為恒之善過焉而不知改愚焉而不知移積惡而

男教不可也孟子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恒其德貞婦人之所以吉
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恒其柔德能
无凶乎若夫漢元之優柔更始之懦柔德宗之姑息
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言哉象曰從一而終也又
曰從婦凶也婦人以柔為德從夫而終貞守此道所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之為卦陰進陽退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恒故遯所以有亨也小謂陰柔小人也小利貞者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逼於陽夫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天下之至言也然聖人非不為小人謀也君子之惡於小人

曰不往何災也謂遯而為尾既為危厲不往而晦藏則免於災耳楊氏曰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早上之肥遯五之嘉遯四之好遯喜其早也初六柔不能決止而不行居遯之後故危也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以曰勿用有攸往

以下原闕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小人否也謂唯君子有好遯之志而小人無好遯之心也然君子亦非苟遯也有莘之耕渭水之釣以及西山薇蕨輝

映宇宙雖萬世猶知有君臣之義君子之出處進退有關於天地之運而參盛衰之數者彼其假隱以詭祿仕固不足揚號曰處士而有盜名之陋者又何足算也楊氏曰遯而誠為好遯隱而偽為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偽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剛當遯之時知遯之早味遯之肥宜其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為君子賛其為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潘氏曰與九五同德君

信乎其正吉矣象曰以正志也謂好賢之志出於正也嗟夫周公之告歸而拜手詩言成王之嘉遯也故艱難之周轉而為臲卼假樂之盛孟軻出晝王不予追齊王之不能嘉遯也故千里之齊終於戰國干戈之域吉凶之應亦可鑑矣嘉者又會合之義羣陽方遯九五之君能合之復使賢者在位如亨嘉之會則正而吉也遯雖陰長正之在君正心以正朝廷故曰以正志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小利貞是已程

威武或淫於富貴或移於貧賤有勇无義而常屈於
萬物之下寛柔以教不報无道南方之强固不及乎
中正者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又過乎中正者和
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浩然之氣配義與道塞乎天地之間
是則大壯之正道也故曾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寛
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使吾正大
之氣充然於中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儀秦失

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九四為壯之主以剛決柔壯之正者也位不當故有悔得正則吉其悔可亡五上以陰虛居前藩決之象也藩限既決則陽道尚往而无阻礙之傷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髙大其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大壯之極得其正道則不患无可行之勢九四所居者大臣之位所承者柔順之君所乘者剛德之流吾道之行未有已也使君子正志上孚正道下達正人類進何憂乎觸藩

悔且得衆陽之助以息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之為物喜觸物者也剛壯于首用其剛于外者也六五以柔居中喪其剛于平易之中忘其壯于和順之頃故其悔亡也夫大壯之卦非剛固不足以言壯而純陽亦非所以處壯純乎剛則為猛隘為強梁為猛則虎視生靈嚴威暴下而猛之悔生為隘則褊心狹量容物不廣而隘之悔生為強梁則倚勢陵下摧

有變之義也童溪曰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此皆不能詳察之過也